

中華秘史

珍藏版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清朝秘史

【民國】 陸士^後鑄^如 著

第一〇六回 徐学士一语丧家邦 刚中堂片言靖大难

上回中，既将义和团创乱缘由，略已表明，此回则暂不能写矣。如今且说山东巡抚毓贤，被调入都。一到京城，即去走谒端王载漪，庄王载勋，大学士刚毅，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，朝廷抚而用之，洋人不足灭也。载漪道：“洋人实是可恼，不论什么事，都要他干涉，诛尽杀绝，实不为过。无奈他们的枪炮，利害不过。那种兵船，铁山似的一座，在海里头，飞一般行驶，这几个义和团靠得住么？”毓贤道：“怎么靠不住？义和团会的是神术，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一念咒枪炮都可以不燃。洋人靠的不过是枪炮，枪炮失了效力，还有什么能耐？义和团中，最利害不过就是红灯照。这红灯照起头是个老嫖妇，设坛授法，集了几十个闺女，环侍受法，只消四十九日工夫，就学成了。学成之后，称为太师姐，可以转教其他女子。红灯照会得腾身空际，抛掷红灯，焚烧洋人房屋，呼风助火，顷刻可以烧尽。”载漪道：“这都是你亲眼瞧见的么？”毓贤道：“那是万目共睹的。毓贤天胆也不敢欺诳王爷。”刚毅道：“我看倒不会错的。有盛必有衰，洋人今日，已经是盛极了。何况他们的教，都是没有天地祖宗的。天怒人怨，到这恶贯满盈的日子，自然生下一班奇人来收拾他。王爷倒不必怀疑呢！”载漪默然不语。毓贤道：“今上失德，人心已离。大阿哥天与人归，偏偏洋人不答应。所说圣天子百神呵护，诸天菩萨，特召他降世下凡，帮助圣天子驱除妖孽，也说不定呢。”载漪点头道：“还是这几句，讲得有点子道理。”载勋道：“听得洋教士诱人吃教，惯把人家眼珠子挖去做药，这种事情，真令人

恼得毛发都竖起来。”载漪道：“这种事情，谁有工夫恼他？横竖是百姓的眼珠子，又不挖了我们的。我所最恼的，就是大阿哥的事。老佛爷降了莫大的恩典，偏要他们来阻挡。不把他们寝皮食肉，这口怨气，再也不会消的。”刚毅道：“老佛爷也很恼洋人呢。记得上月，我得南边回来，把梁逆所著的清议逆报，进呈了老佛爷。老佛爷怒道：‘倘不是洋人庇护，这两个逆贼，早都伏法多时了。洋人不除，终是中国的大害。’我就奏洋人敢于如是强横，都靠着汉奸私递消息之故，教民就是汉奸。目下要务，第一捕治教民。乾隆时光，吃教原本要立斩的。老佛爷叹了口气，向我道：‘吃教的都不是好人，悉数诛戮，原不是足惜。只是国家威力，不比祖宗时候，洋人庇护着，叫朝廷也难。’我就回奏：‘只消大张挞伐，洋人知道了天朝利害，自然不敢庇护了。’老佛爷道：‘且等荣禄来商议了，瞧机会再办就是了。’现在既然有这么的好机会，咱们同去见老佛爷，请她下一道旨意，王爷看是如何？”载漪道：“很好，明儿早朝，咱们就狠狠奏他一奏。”

忽一个包衣人进来报道：“裕制台奏报义和团拆毁保定铁路，副将杨福同在奉命往剿，在易州地方，被戕身死。朝廷下旨，已叫聂士成相机剿抚了。”刚毅道：“了不得，这如何剿得？荣中堂怎么这么不解事，聂士成是他的部将呢！”载漪还没有回答，又一个家人进来道：“各国钦使，都到总理衙门来责问。庆王爷没法对付，已允他们奏请旨意了。”载漪道：“事情急迫，等不及早朝了，咱们就入宫去罢。”于是端王载漪，庄王载勋，大学士刚毅，同入宫求见。毓贤就在官门口探听消息。见他们入内，足有顿饭时光，一个太监匆匆出来，毓贤迎上去询问。那太监道：“有旨意召见庆王爷呢。”不多一回，就见庆王随着那太监入宫去了。整整候到天晚，才见庆王出来，接着载漪等也出来了。毓贤迎上问道：“事情怎么样了？”载漪道：“咱们家去说罢。”载勋、

刚毅，一齐上车，依旧同到端王府。

大家坐定，载漪道：“老佛爷已被我们说得心动，不意奕劻到来，说上洋人许多利害，老佛爷心又活了。我们跟奕劻，辩论了好一回。老佛爷说，明儿早朝，叫众大臣议了再办罢。你看此事如何办理？”刚毅道：“此番的事真奇怪，小李跟我们这么的交情，也不肯帮帮忙。”载漪道：“你不要错怪他，他又不是大臣。这种军国大事，难道好列在我们里头议论的么？至多暗中助我们一臂就是了！”载勋道：“老佛爷也很恼洋人，不过怕兵力上敌不过。最好找一个老佛爷平素敬信的人，帮我们一句话，这事就成功了。”毓贤道：“回王爷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。”载漪忙问是谁，毓贤把大拇指一竖道：“是徐中堂。”载漪道：“是不是徐桐这老头儿？”毓贤道：“是的。徐中堂从翰林历官到大学士，他的理学工夫，却是数十年如一日。现在这么大年纪，还天天的诵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填写功过格，就这一层，已非他人所及了。这位先生，痛恨新学如仇。他的门生李家驹，为做了大学堂提调，严修为请开经济特科，他竟把二人的名字，榜在门上，不准他进见。他的宅子在东交民巷，他为恨见洋楼，每逢出城拜客，不走正阳门，总是绕道由地安门出去的。太后为他是耆臣倾望，每次召见，总是改容敬礼。遇为大政，总要询问他的，如果得他一言，皇太后自然再不会犹豫了。”刚毅笑道：“亏你想的到，两位王爷不便去，我和你去拜他就是。”载漪道：“还是你们爷儿两个辛苦一趟罢，八十多岁的人，我也不便请他到家来。”

刚毅、毓贤，随坐车到东交民巷徐桐宅里，投了贴子进去。随见徐桐的儿子徐承煜迎接出来，带笑陪话，说家严正在诵《感应篇》呢。刚毅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”承煜陪着，同到书房坐定。刚毅把来意说明，随道：“令尊跟前，全仗侍郎鼎力。”徐承煜一口应允。一会子，徐桐出来，承煜道：“刚中堂、

毓中丞请过来，是要你老人家在太后跟前帮一句话。”徐桐问是什么事，刚毅道：“这是端王爷的意思。”随把洋人教民如何专横，百姓如何怨愤，义和团如何忠诚可靠，法术如何灵验，奕訢如何反对，太后如何迟疑的话，从头至尾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徐桐怒道：“庆亲王是国家懿亲大臣，怎时也偏着洋人，敢是他也吃了教不成？这件事，我去见太后，定要力争的。”毓贤道：“全仗中堂。”徐桐道：“国家的事情，作臣子的理应尽力的。”刚毅、毓贤，又谈了几句别的话，自去回复载漪去了。

次日早朝，众大臣齐集。载漪、刚毅，又复启奏。太后召对毓贤，毓贤力保义和团可用，并言机会难得，人心易失。太后向刚毅道：“国家的兵力，制得住洋人么？”刚毅道：“就奴才所知，董福祥一军，忠勇精悍，已足制洋人而有余了。”太后道：“先派人去察看察看，义和团果然可用，抚之未晚。如果不济，就下旨痛剿，省得闹出乱子来。”随命兼管顺天府事刑部尚书赵舒翹，偕了府尹何乃莹，驰往琢州解散。刚毅奏道：“奴才求皇太后赏差，解散义和团的事，还是奴才亲自去的好。”太后道：“赵舒翹人也很把稳，如果他办不了，你再去也未晚。”刚毅见太后如此，也不敢说什么了。太后又问荣禄：“你看义和团靠得住么？”荣禄回奏：“端王爷赏识得，谅总不会错到哪里去，请皇太后不必多疑！”太后道：“你去传董福祥来，我要问他的话。”

荣禄出传董福祥，随教了他一番的话。董福祥入见，奏道：“臣无他能，不过凭着愚忠，为国家杀戮洋人罢了。”刚毅奏道：“董福祥忠诚勇猛，大学士徐桐很赏其人，徐桐曾对奴才道：‘他日强我中国，必是福祥也。’”太后听了，恍然道：“我几乎忘记了，徐桐是有年纪的人，见识总高一等，这件事理应跟他商量商量。”随命太监宣徐桐程刻入朝。

太后因徐桐年老，不叫他人枢府，国有大事，总是特旨咨询

他的。少顷，徐桐人见。太后问他，徐桐奏道：“这是天灭洋人，天意不可违，人心不可失。”太后于是决计招抚义和团，派刚毅前往察视。载漪奏保毓贤为山西巡抚，太后准奏。毓贤大喜过望，即日走马到任。招了数十名义和团，充做卫队。一到任，就向两司道：“义和团魁首，共有两个，一个是鉴帅，一个是我。”两司不敢辩驳，唯唯而已。

此时拳民听得毓贤做了山西抚台，如蚁附膻，如蝇逐臭，成群结队，都赶到山西来。大同、朔州、五台、太原、徐沟、榆次、汾州、平定，蔓延几遍。平阳府教堂被毁，府县详报到院，公文里头，称做“团匪”。毓贤大怒，狠狠痛斥了一顿。从此郡县承风，莫敢诋为“拳匪”了。毓贤叫打造钢刀数百柄，分赐拳童。义和团的大师兄，出入抚署，俨若贵宾。拳民焚烧教堂，营官将往施救，毓贤传出令箭：谁要救火，军法从事。自己登高观看，大喜道：“这是天意。这是天意。”传令抚标兵弁，守住四城门，禁止教士出入。又叫把教士老幼，都押往铁路公所，派兵看守。

过了两日，毓贤高坐堂皇，喝令兵士；把铁路公所的英国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，服役仆人二十余人，提到署中，一齐枭首示众，剖心弃尸，积如丘山。又驱法国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到桑棉局，逼他们背教，都不肯听从，喝令斩为首二人，用盆盛了血，叫诸女喝下。有十六个人，争着喝下，连呼这是“天主教世的血，天主教世的血。”毓贤大怒，叫把十六个人缚了，悬在高高的地方。再逼其余诸人背教，众人都不肯从，都喊“天主教我，天主教我。”兵士选了几十个面貌俏丽的，掠去为妻，其余尽都斩掉。毓贤喜道：“今日才大快人心！”山西地方，自从有了这位阎王抚台，教民不能安枕矣。暂且按下。

且说赵舒翹、何乃莹奉旨驰往涿州，一路行程，遇见奇形怪

状的人，很是不少。都是红衣红裤，跳跃狂喊，手里都握着刀。胸前都佩着小黄纸画像，那像有首无足锐指，头的四周有光，耳际腰间，都作狗牙诘屈状。心以下书字一行道：“云凉佛前心，玄火神后心。”并且处处设坛，满树旗帜，那旗上都写着“坎字拳张”、“坎字拳曹”各种字样。百姓家没一家不上供，那供品是清水一盂，馒头五只，青铜钱数文，秫秸一把，上面满贴着红纸。市中家家冶铁铸刀，炉火冲霄，叮叮之声，日夜不绝。

赵、何两人，很是不解，忙去拜会地方绅士询问。原来这一带地方，都归天津府属。津郡拳民，始于静海县属之独流镇，称为“天下第一坛”，为首是张德成，曹福田。德成是白沟河人，操舟为业，往来玉河、西河一带地方。福田是静海县人，本是个游勇，为吸鸦片吸了个精穷。义和拳传到独流镇，有几个孩子，方在习拳，德成瞧了好笑。众人问他，德成道：“我知道这是神拳，岂是轻易能够习练的！”众人问他你会么？德成道：“怎么不会？”说着，随取一秫秸，以黄纸掷于地上，说道：“你们拿得起么？”众人忙着去抢，说也奇怪，这秫秸黄纸，通只不到三两重的东西，三五个壮夫，竟然拿不它起来。众人惊道：“我们都有二三百斤气力，这点子东西，怎么竟会这么的重？”德成道：“这就叫神拳呢！”说着，轻轻向地上取起，向众人道：“只要把此秫秸一挥，十里外的敌人，脑袋顷刻坠下。”众人齐都下拜，齐说“真是神师，真是神师！”遂把德成拥入一家大宅子里去设坛，称为天下第一坛。远近拳民，争来附和。德成在独流镇，声雄势甚，各处拳民遥受节制的，也很不少。曹福田是德成的下属，称为“署涂静津一带义和神团。”德成一日向团众道：“我适才睡时，元神赴天津紫竹林，瞧见洋人正在解剖妇女，取秽物涂抹楼上，压神团的法术呢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愤怒。

一日，又言元神赴敌，盗得洋炮机管，炮不燃矣。再率领拳

徒，周行镇外三匝，以杖画地，向众人道：“这一周是铁城，这一周是铜城，这一周是土城，洋人就是来，也不能越过了。”德成又把闭火神咒，遍张通衢。其辞道：“北方洞门开，洞中请出铁佛来，铁佛坐在铁连台，铁盔铁甲铁壁塞，闭住炮火不能来。”声言一诵此咒，枪炮顷刻皆废。又令居民焚香叩头，叩头时光，各用拇指紧捏中指，男用左手，女用右手，声言是避火诀。所以赵何两人途中遇见无数拳民呢。

当下拜会了地方绅士，问知一切，就召拳首张德成、曹福田至，谕以朝廷德意，叫他们解散。张德成道：“咱们粗愚无知，只晓得尽忠报国。偏偏聂提台帮助洋人，专跟我们做对。我们因为铁路电线，都是洋人之物，动手拆毁。前儿拆毁廊坊的铁轨，聂提台竟派兵来，打死了许多弟兄。现在朝廷要我们解散，我们也不敢违旨。只是聂提台在这里做官，我们心里终是不服。最好恳求恩典，把聂提台革掉了，我们立刻就解散。这一段下情，恳求两位大人转奏朝廷。”赵舒翘再三谕意，张、曹两拳首执定不依。舒翘向乃莹道：“这事可难了。”

忽报刚中堂至，赵、何两人，忙着出接。刚毅道：“办理得如何了？”赵舒翘道：“再三谕意，他们执定不从，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了。”刚毅笑道：“这是你们办理不善之故。只要瞧我，片言开导，包你就没事了。”赵舒翘道：“中堂海才，我们如何能及？我们只好跟着中堂学办呢？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也很是不服。欲知刚毅如何解散义和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七回 义和团大闹天津卫 聂提督殉难八里台

话说刚毅且不传拳首谕意，先问赵舒翘道：“你瞧义和团，是义民，还是匪从？”赵舒翘道：“讲到同仇敌忾，果然是义民，只是旨意叫解散，做臣子的，只好遵旨办理。”刚毅道：“你也知道他是义民，既然知道了，就不应这么难为人家。朝廷也不过是遮人耳目的举动，你竟这么认真起来，岂不误会了意思。上年奉旨南下，我在南京，瞧见刘坤一所办的储才学堂，大有洋气，很瞧不上眼，我就叫他闭掉了。做了你时，只怕又要请旨了。所说便宜行事，做臣子的只要于朝廷有益，不妨从权办理。”赵舒翘连声应是。

刚毅随传入张德成、曹福田道：“你们扶清灭洋，朝廷也知道你们忠诚。洋人这么强横，天怒人怨，照理自应灭掉，你们办的本不错。聂军跟你们做对，由我传令叫他退去。你们的忠诚，我替你奏达朝廷。我的奏章一上，朝晚就有恩旨到来。”张曹两首，万分感激，连连叩头道：“中堂圣明，真是屋里头跑出了太阳，无微不至！我们全仗中堂栽培。”刚毅又温言抚慰了几句，拳首退去。刚毅随即上奏，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，此果倚以灭夷，夷必无幸。舒翘、乃莹也上了一个保荐的折子。

不多几日，密旨到来，叫刚毅导拳民入京。义和团奉了旨，蜂蚁聚，都赶到京里来了。旬日之间，至者数万。城里城外，坛场设了个遍。供着洪钧老祖、关帝、赵子龙、二郎神、周仓、马超、黄忠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杨继业、李存孝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姜太公、梨山老母、九天玄女、西楚霸王、梅山七弟兄、

纪献唐、祈相国等各位神圣。

王公贵人，争着崇奉。大学士徐桐，尚书崇绮等，信仰尤笃。神圣下降，都在夜间，所以每到薄暮，拳民十百成群，呼啸周衢，叫百姓烧香，香烟蔽城，结为黑雾。入夜则通城惨惨如有鬼气。大师兄出来，合市的人，都向东南跪拜。谁要非笑，就有性命之忧。拳民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，一龙是指德宗，因为他变法效法外洋的缘故。二虎，一指庆亲王奕劻，一指李伯相。因为庆王当着总理衙门差使，李伯相素有通番的恶名。徐桐特撰一联，赠与大师兄，其词道：

创千古未有奇闻，非左非邪。攻异端而正人心，忠孝节廉，只此精诚未泯；

为斯世少留佳话，一惊一喜。仗神威以寒夷胆，农工商贾，于今怨愤能消。

拳民这么猖獗，各国公使，无不人人自危。俄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，声言他国将借乱事图不利于中国，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，不得不直言相告。总署得着照会，不敢上闻。俄使要觐见，朝廷偏又不准。

五月，朝旨派启秀、博舆、那桐入总理衙门，又特命端王载漪为总理，一班排外仇洋的人，占住了外交总机关。外交的手腕，自然异常灵敏，作出来的事，自然出色惊人。一日，日本使馆的书记杉出彬，有事出永定门被董福祥的兵杀掉，尸身裂成数块，弃于路侧。拳民又把右安门一带的教民住宅，放火焚烧。又把教民，不论男女老幼，悉数杀掉。接着又烧顺治门内的教堂，城门昼闭，京中顿时大乱起来。刚毅、载漪，合疏请用团民。朝旨即命二人统率，于是拳势愈炽。正阳门外的商场，为京师最繁

盛地方，拳众纵火焚烧四千余家，数百年精华尽矣。火延城阙，三日不灭。载漪倡言于朝，当派兵围攻使馆，尽歼洋人。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。

这日，太后中坐，德宗旁侍。旨下之后，诸臣相顾逡巡，莫敢先发。太后道：“载漪、刚毅，力主剿夷，你们看是如何？”吏部侍郎许景澄道：“皇太后明鉴，此事断断不可。中国与外国，结约数十年，民教相仇的事情，没一年没有，总不过赔偿而止。倘然攻杀外国使臣，违犯公法，必至召各国之兵，合而谋我。主张围攻使馆的，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？”太常寺卿袁昶道：“拳匪必不可恃，外衅必不可开。杀使臣，悖公法。如果皇太后听了妄人之奏，中国定要灭亡。”袁太常声音本极宏亮，此时动了气，辞令激昂，声震殿瓦。太后怒目而视，向左右道：“你们瞧瞧，袁昶那个样子，明明是跟我寻气。”袁昶碰头道：“微臣何爱于洋人？实为着国家存亡，愿皇太后明鉴！”太常寺少卿张亨嘉道：“拳匪妖言惑众，圣王所必诛，恳求皇太后赶速下旨痛剿！”亨嘉语杂闽音，太后听了，不很明了，不去理他。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背后，开言道：“这是义民。奴才从通州来，通州没有义民，早就不保了。”载漪、载源均言长萃的话，是人心不可失。德宗至是，再不能耐，开言道：“人心何足恃？多不过扰乱罢了。士大夫喜欢谈兵，朝鲜这一役，朝议大家主战，究竟一败涂地。现在各国之强，十倍日本，倘然开衅，必无幸全。”载漪道：“董福祥强悍善战，剿回大著劳绩，夷虜何患不平！”德宗道：“福祥骄蹇难驭，各国器械犀利，士马精强，非回部可比。”德宗自遭幽闭之后，每见臣工，不过循例两三言，绝不谈及政治。这日独峻切发言，也知道启衅必致亡国呢。侍讲朱祖谋班次在最后，也力言福祥无赖，万不可用。太后厉声道：“你说董福祥无赖不可用，谁是可用的？你且说来！”祖谋道：“若必命将，依臣所见，还是

山东巡抚袁世凯。拳匪乱民，必不可用。”载漪大声叱罢，太后也不禁止。德宗默然，廷臣皆散。

刚毅回到家里，叫人请了义和团大师兄来，问他东交民巷各国使馆，几日可攻下？大师兄道：“洋人不用解法，一日便能攻下。只怕他们用秽物呢，神将见了秽物是不能近的。”刚毅道：“这也不妨，我叫董福祥助你就是了”大师兄道：“有了董军门帮助就好了。”于是刚毅下令义和团与武卫军协攻使馆，人人拼命，个个争先，敌忾同仇，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。刚毅高坐城楼观战，笑向左右道：“使馆破，夷人无瞧类矣，天下当从此太平”。赵舒翘起为言道：“自从康有为倡乱，天下扰扰，中堂起而芟夷之。皇上病失天下心，幸继统有人。定策之功，中堂为第一。”刚毅大喜。此时光怪陆离的义和团，皆禹步仗剑，口中念念有辞。前排的团众，齐声诵咒道：“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云凉佛前心，玄火神后心，先请天王将，后请黑煞神。”一边诵，一边直冲向使馆去。不意使馆卫兵，排枪利害，诵声未绝，早都中弹而毙。那督兵的大师兄，瞧见团众毙命，忙转向东南方跪伏，默默诵咒。诵毕，突然站起，大声呼杀，围众齐声助喊，其声动天。大师兄又焚香抛掷空中，请了列朝神圣，诸天仙佛，万法齐施，千弩并发。似这么仙凡合力，何难一举荡平？不意这几座使馆，竟是铜墙铁壁，再也攻它不下。暂且按下。

却说直隶总督裕禄，默会端刚意旨，也就崇奉起义和团来。恰恰有四个道员，结伴去律，舟过独流镇，拳众拦住欲杀，四人皆叩头乞命。拳众把他们牵赴神坛，听德成审讯。德成审得是大员，忙释去其缚，延之上坐，叫他们转达总督，请饷二十万，自任灭洋之责。四人应允，立刻上书裕禄。裕禄于是檄召德成，德成不理。裕禄公文，雪片似的来。德成怒道：“我又不是官吏，总督的威严，如何好施到我面上来？”裕禄闻之，连忙谢过，忙

叫人备了八人轿，前去迎接；迎到衙门，开中门接入，用敌体之礼相见。特设盛筵，与他接风。酒至半酣，德成忽然睡去，呼之不应。一会子欠身而起，袖出铁炮机管数事。裕禄问他这些东西，何处得来的？德成道：“我元神出去，从敌人那里窃来的，敌人的炮都废掉了。”裕禄听了，深为敬礼。德成出入督署，宛如大宾。裕禄上章保荐，称其年力正强，志趣向上。又替他屡报战功，得赏头品顶戴，花翎黄马褂。

曹福田听得张德成得了意，便也赶到天津来。一到天津，就登上城楼，询问租界在何处？土人告诉他在东南方，他就伏地向东南叩首。好一会，起立道：“洋楼烧起来了。”果然东方烟起，众人无不悚然。其实是河东民居恰好被焚呢。福田进了城，商民跪地迎接。福田在马上叫他们起立，说道：“无须跪得，无须跪得。”听得城中拳坛出令，叫阖郡持白斋，下谕：“无须无须，我也饮酒食肉的。”听得洋货店多被焚毁，也说“无须。洋货入中国已久，商民何罪？”律民因此信奉得更加虔诚。福田室中悬挂的神像，是关帝、赵子龙、二郎神、周仓。另供一个木牌，写着圣上杨老师。

此时各国得着中国惊耗，已纷纷派兵来华援救，津城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。福田道：“不要紧，有我在此。”随下令整队开赴前敌，马前执事，是洋铁造的鼓吹大螺，红旗上大书“曹”字，侧书“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”。福田眼戴大墨晶眼镜，口衔卷纸烟，身穿长衣，腰系红带，脚登缎靴，背负快枪，腰挟手枪，手中持着一枝秫秆，跨着高头劣马，笑语足人，随往观战。

行至马家口，忽道：“前面有地雷，不可前进，不可前进。”绕道而归。又令商民预备蒲包数千只，麻绳数千条。有人问他干什么的，福田道：“麻绳捆绑洋人，蒲包是蒙他脑袋的。”福田不敢跟洋人开仗，不过整日大吹其牛。排齐队伍，周行街市，遇见

武卫军，拿住杀却，以报落岱一战之仇。原来聂士成奉了相机剿抚之命，率军到落岱，瞧见三千拳众，正在拆毁廊坊铁轨，谕禁不止，下令开枪射击。拳民死掉不少，大恨士成，哭告裕禄，裕禄伤饬士成回军芦台。士成到天津，路中遇着拳民，拳民持刀直奔马首，士成避入督署。裕禄替他缓颊，才得没事。所以拳民遇见了武卫军，就缚去杀掉。荣禄深虑聂军激变，驰书慰问，大旨说“贵军服制颇类西人，遂致寻衅。团民志在报国，愿稍假借。”士成慷慨复书道：“拳匪害民，必致贻祸国家。某为直隶提督，境内有匪，不能剿，如职任何？若以剿匪受大戮，必不敢辞！”部下将士，都替他扼腕叹息。士成向部下道：“吾无死所矣。”部将劝道：“咱们不如避向保定去罢。”士成喟然叹道：“战死疆场，原是我的本分，特患不得其名。并且举我几年来苦练成的精锐，误供凶暴，投诸一炬，真乃可惜。现在国衅既开，天津首当其冲，我奉朝命镇守兹土，我两目没有闭，必要伸我职守，不许外国兵踏到这块地上来。但是尽我的力量，如何挡得住八国联军？我是死定了的，只是这么样死，我的眼珠子，终是不瞑的。”于是率领部卒，退至杨村驻守，遏住洋兵的来路。不过一日光景，洋兵前锋，已及杨村。聂军拼命鏖战，洋兵伤掉不少。洋将知道聂士成是劲敌，知难而退，退了回去。裕禄把此役都算做拳民之功，保曹福田得赏了头品顶戴、花翎、黄马褂，福田愈益威风自恣。

此时津郡绅商深虑开战之后，全城糜烂，求见裕禄，力请议和。裕禄道：“求我是没中用的，这事由曹大师兄作主，我替你转商曹大师兄罢。”众绅商道：“全仗鼎力。”裕禄派人请福田到署，述明绅商之意。福田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我奉了玉帝敕命，率领天兵天将，杀尽洋人。我如何敢逆天命？”众绅商哀恳道：“望大师兄瞧全城生灵分上，高抬贵手！”福田怒道：“难道要我

不听玉帝的话，倒听你们的话么？真是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一起不知轻重的混帐东西，捆出去斫了。”众人叩头哀求，裕禄也替他说情。福田道：“且瞧裕帅分上，暂饶你们的狗命，去吧。”众绅商道：“大师兄既然不准议和，恳求恩典，别择一块战地如何？”福田道：“别择战地，倒可以办到，只要把租界归了我。”

正在为难，忽报张大师兄到，裕禄忙着出迎。一时迎入，张德成见了众绅商，指问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众人重行哀请，德成道：“听你们语，也很可怜，此事总可以商量。”福田执意不肯。众人道：“大师兄慈悲慈悲吧，商民生命，很不少呢。”福田道：“干我甚事，死的都是劫数里头人。我扫荡洋人之后，还要狠狠杀戮不孝不仁不义的人，完此劫数呢。”说着，听得炮声轰天。军弁入报，大队洋兵，跟聂军开仗了。

此时炮声隆隆，枪声猎猎。军探络绎入报，称说战得异常剧烈。原来聂士成因内扼于端、刚，外迫于裕禄，穷无所之，早怀了个必死之志。每逢开仗，总是亲自陷阵。五月十八这日，接着大沽失守之信，知道津城必难坚守，拔队移守紫竹林。日本兵先到，聂军一阵，杀的他大败，死者累累。英、法、俄、德等联军继至，士成督兵苦战。所谓一人拼命，万夫莫当，洋兵被毁的，盈千累万。力战正酣，军弁走报：“军门大人不好了，家里老太太、太太、小姐，都被拳民掳去了。”士成闻报，心如刀割，连忙分军往逐。部下新练军一营，多通拳匪的，瞧见聂军追拳民紧急，大呼聂军反了，齐伙儿开枪横击。士成正与联军剧战，没暇还攻拳民。驰马突阵，直战至八里台，部将知道他是拼死，忙着执辔挽回。士成怒目道：“谁留我，我就斩谁！”说着，举刀力斫。部将道：“军门既原尽忠，我们都愿相从。”士成道：“你们快退到别处去，稍留吾精锐，以备他时国家一用。”部众终不忍弃，大呼驰突。忽一榴弹飞至，士成中弹，肠裂而死。部将夺尸

奔回，拳民见了，忙来抢夺。恰好洋兵追上，纷纷逃散，忠骸才得保全。败兵入城，裕禄得报大惊，一面把聂士成死事，奏闻朝廷；一面忙请大师兄人署商议。曹、张两大师兄，都说不要紧，我们自有办法。裕禄道：“兵临城下，有办法，快请施行罢，迟了恐不及了！”张德成道：“怕什么？现在海乾神师作法，海口已经起了一条沙，横亘百里。北门外仙船里头，黄莲生母三仙姑、九仙姑都在那里，受伤的兵丁，已被生母用仙药医好。河东的民房，因为藏匿奸细，都已烧掉。洋兵虽众，何能到此？”裕禄信以为真。

不意才守得三日，洋兵大炮攻城。张德成、曹福田各挟了重资，逃出城外去了。所有拳众，都脱去了红衣，撕去了符咒，手执大日本顺民，大英国顺民，大法国顺民，大俄国顺民，大德国顺民等旗号，争着跪接洋兵了。那些红灯照，也都脱去红衣，逃入娼寮当婊子去了。黄莲生母与三仙姑，被人缚送都统衙门，正法完案。九仙姑投水而死。张德成逃至王家口地方，向盐商索取供张。盐商派了一肩两人轿子去。德成怒道：“我在天津，制台用八人轿迎接我，我还不肯常去呢！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这始么亵渎神明么？”盐商没法，假了关帝庙的神轿来迎他，迎到家中，特设盛筵请他。德成装模作样，说菜做的不洁净，推席而起，破口大骂。盐商不能堪，村人愤甚，一拥而入，擒住德成，都说咱们拿刀斫他，瞧他能够避刀剑不能。德成到此地步，居然也会屈尊降贵，伏地叩头，呼饶不止。众人不听，一阵乱刀，斫为肉酱。曹福田易装逃出之后，不曾闯什么祸，冬间私回静海县境。众人呼擒拿，已经逃去。直到次年正月，潜归故里，被里人缚送到官，受了个凌迟之罪。最奇怪不过，他那无边法术，到此竟然不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再讲。